



寻“万鱼户”不遇

◎张海华

说实话,在出发去看那只出名的东方白鹳之前,我就想好了,回来后一定要写一篇题为《万鱼户》的文章。然而,人算不如天算,从宁波到丽水景宁,我们来回驱车800公里,竟还是与它擦肩而过,虽说难免遗憾,但我还是非常乐意写篇关于它的故事,更准确地说,是一个传奇。

雅号“万鱼户”

今年9月,一只白色大鸟突然飞临景宁县城闹市区的溪流,就在县政府旁。据说,刚来时,它全身脏兮兮的,精神状态也不好,完全是一副风尘仆仆、疲惫不堪的样子。这体长一米左右的家伙的出现,很快成了山区小城的大新闻。

当地政府了解到,这是一只珍稀的东方白鹳,国家一级保护动物!为了招待这位贵客,有关部门立即往这段宽阔溪流中投放了一万尾红鲤鱼供它享用。为什么是红鲤鱼?据称是为了便于它发现。同时,这条溪流也被列为严管河段。

消息传开后,不仅本地居民,就连外地的拍鸟爱好者都纷纷赶来“围观”这只国宝,有网友干脆送它雅号为“万鱼户”。说来也奇怪,不像普通鸟儿见人就跑,这只大鸟一点都不

擦肩而过

11月底,我也终于按捺不住,决定前往一睹“万鱼户”的风采。周五傍晚,和老婆,还有一位朋友,出发前往景宁。抵达时已是深夜,随便在鹤溪河的桥边问了一名路人:“这里最近来了一只大鸟,你知道它在哪儿吗?”她说:“哦,那只大鸟啊,经常在这里啊。喏,就在这座桥的下游一点。”

听说我们大老远从宁波赶来,当地一位朋友特意过来请我们吃夜宵。朋友说,3天前,他路过溪边,见过这只白鹳。他还说,前几天,有人在溪流边遛狗,狗见了大鸟,兴奋地沿岸狂吠狂追。后来,当地森林公安找上了门,要求此人管好他的狗。这位狗主人也因为自己的狗惊扰了“国宝”而深感羞愧,为此写了一封道歉信。

据拍过“万鱼户”的鸟友说,大鸟的活动颇有规律:每天清晨就来到溪中觅食,接下来就是长时间休息,到了傍晚再吃一顿或洗个澡,然后到附近山上过夜。

次日清晨6点出头,我们就到了桥边。那里竖着一块大广告脾,上面对东方白鹳作了详尽介绍,同时印着它的照片。可是,上下游找了个遍,始终没见鸟的踪影,心里不

凝固一段佳话

看不到白鹳了,我们就在溪边随便找鸟,仅仅一个多小时,就看到了十几种鸟儿:翠鸟停在枯枝上,大山雀在柳树上跳跃,棕背伯劳嚷嚷着掠过,北红尾鸲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出来,矶鹬尾巴一翘一翘地在沙洲上觅食,七八只金眶鸻在水坝上啄食,红尾水鸲飞来飞去驱赶白鹳鸬,以维护它的领地……

“以前也跟你看过好几次鸟,但从没像今天这样有感觉,这些鸟儿真的好美啊!这条溪流真好,虽然没看到白鹳,我也不觉得太多遗憾!”老婆由衷地感叹。

迎面走来一位阿姨,她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:“看到

不怕人,总是自顾自抓鱼吃,吃饱了就在溪流中央的石墩上梳理羽毛,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,远看简直就像一个雕塑。

它来自哪里?为什么会落在这个小城?大家都非常好奇。一开始,鸟友猜测它是来自动物园的逃逸鸟。可是,经打听,杭州、宁波等周边城市的动物园都说并没有东方白鹳出逃。后来,大家基本趋向于认为,这是一只“迷鸟”,也就是说,它在往南迁徙的途中,可能由于身体不好、天气变化等原因而掉队了,只好就近落地休息。照理说,鄱阳湖才是东方白鹳在中国的主要越冬地,溪流绝不是这种大型涉禽的栖息地。

更奇怪的是,它一逗留就是两个多月,完全乐不思蜀。随着有关它的照片在网上不断流传,这位“万鱼户”的名气越来越大。

免焦急起来。

“你们是来拍白鹳的吧?”一名中年男子看着我手里的长焦镜头,说,“可惜啊,它已经走了,就在两天前。”

“啊?!”我们都吃了一惊。

“是啊,我亲眼目送它飞走的。”他边说边给我们看胸前的牌子,上面写着“义务护鹳员”字样。

“两天前,刚好强冷空气来,那天早上,我和平时一样来到溪边看它。见到它在抓鱼,但在吃饱了之后,它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石墩上休息,而是再次起飞,在上空盘旋了几圈,渐渐地它的身影越来越小,终于消失在西边山顶之上的天空,再也不回来啦……”他边说边用手比画着,作绕圈盘旋状,语气中带着无限的遗憾。我们也凝视着他所指的方向,怅然若失。

他又掏出手机,给我们看他拍的照片。“瞧!这是它和白鹭抢鱼吃呢!还有,你们看,溪流里清理垃圾的工人离它这么近,它都不怕。”他说得津津乐道,我们听得悠然神往。

东方白鹳了吗?……啊,什么?!!走了?两天前?啊啊,太可惜了!不过也正常,它一个人老是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,太孤单了,总要回家的。”

阿姨的话,像一股暖流突然涌过我心间。拍鸟十年了,见过太多的捕鸟事件,见过太多的鸟类对人的警惕表情,却从未见过整个城市的人如此关心一只迷途的鸟儿。

“这溪流中央的石墩上,可以专门放个白鹳雕塑。”一位网友建议。

我真心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。

白鹳已去,雕塑留存,凝固一段人与鸟相敬如宾的佳话。

图片说明:东方白鹳在捕食红鲤鱼。王聿凡 摄

小贴士:东方白鹳,体长可达一米左右的大型涉禽,全球性濒危物种,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在国内,繁殖于东北,栖于开阔原野及森林,主要越冬于鄱阳湖等长江中下游的湖泊,喜欢在浅水湿地内觅食。在浙江,每年都有迁徙记录。

城市旧忆

半边街记忆

◎柴隆

我喜欢市井繁喧,偶尔记录一些。古城宁波,底色深沉,每每暗藏独特的纹路与脉络,总有一些过往值得追寻,譬如前日瞥见陆游《明州》一诗,就想到江夏、想起半边街。

“半边街,街半边,半边奉化江,半边有鱼行……”旧时的半边街,是从水弄口到灵桥一段,今已并入江夏街,罕有人提起。小街面对奉化江,江边曾筑有巨大条石砌成的石坎道头,专供泊船和货物上下,一度泊着数以百计、大大小小的渔船。逢鱼汛旺发之季,江面白夭桅檣林立,风标微摆,一到夜半,灯火点点,灿若繁星。

上世纪40年代以前,潮涨潮落,船进船出,半边街上,夜半喧哗,曾是江夏一轴独特的风情画。上了年纪的老宁波人,或许还依稀记得,这一带为低矮逼仄的木结构矮平房,那条石铺成的小街,一年到头都是湿漉漉的,几乎不曾干透过。行人至此,一股浓烈的鱼腥气冲鼻,不消说,那必定是半边街了。不买水产者,避开此街,改走东渡路。

半边街上几乎全是鱼行,门市批发零售俱全,鱼商客户,纷至沓来,呈半边聚拢之势,故称“半边街”。它一度是城内最大、最兴盛的鱼市场。未见汽车的年代,过往之人皆是肩挑、步行,偶有几辆“黄包车”来往,打破白日之寂静。江南漫长的梅雨季一到,几乎整条街弥漫着鱼腥臭气,也为当时甬上之独有景状。

半边街最热闹的时刻不在白天,却在子夜时分。但见行贩挑着担子麇集于此,赶来行货,船上的渔民抬着装满新鲜水产的筐箩上岸,鱼行的伙计忙着卸货、过秤入行,熙熙攘攘,一派交易繁忙。直到东方既白,天色拂晓,交易结束,于是鱼行伙计纷纷担水洗街,故一年到头,半边街一直是嗒嗒滴的。

濒临东海的宁波,渔产资源丰富。甬城百姓顾家必丰,饮食上对海味极其讲究,除却各路“热气货”的海产,还有“黄鱼鲞”、“明府鲞(墨鱼鲞)”等咸干货,口腹之欲,能超苏杭。但鱼鲜交易规矩烦冗,渔船和商贩不能直接买卖,中间须过鱼行的中介。渔帮因缺乏文化,兜售渔货时常请人过秤算账,事后支付佣金报酬,渐催生“秤手”这一行业。

头戴瓜皮帽,身穿“香云纱”的鱼行老板和“秤手”,是半边街一个热闹而动荡的阶层,他们属于“富而不绅”,享用市井本身的自给自足。但凡能在这条街做起“玩本生意”的,绝非等闲之辈,他们或财或势,或帮或派,携一缕江湖侠气。渔货结算的“咸单”或“鸟头票”,好比今日承兑汇票,其信用承兑,偶起金融调剂之便利,曾为扶助工商业、调剂金融、繁荣市场起过积极作用。

1932年10月间,宁波市民曾聚集于此,进行了一场反对日本咸鱼进口的斗争,缘起“宏源”鱼行曹国香、项莲僧串通日本商人倾销咸鱼事件。当时,300担咸鱼尚未卸下轮船,群众得到风声来到轮埠拦阻,半边街人山人海,不准日货上岸,人群情绪高昂,要求惩治卖国贼,惊动了当局。最终项莲僧被打瞎左眼,群众将栈内部分咸鱼抛入奉化江以泄愤,300担日本咸鱼始终未卸下轮船,无奈只得返沪。宁波人一场自发性的爱国斗争,就在这条潮湿不堪的半边街上演。

鲜为人知的是,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政变后,半边街曾一度成为共产党人进行地下活动的场所,时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的王家谟同志,为整顿恢复党组织,多次化装成黄包车夫或卖鱼小贩,住在半边街鱼行的阁楼上,与各县负责人联系,设法营救被捕同志。半边街是召开会议的秘密地点,这些记忆也为半边街添上一丝神秘。

如今在熙熙攘攘、车水马龙的江夏街上,高楼林立,公园怡人,而半边街的往事都已烟消云散。在这些记忆即将冲淡之前,书生人情纸半张,总想为半边街做些记录,这一切让我有了用文字描述它的冲动。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